

探討各種記錄文化歷史的方式，不能不說「文以載藝」，無論是實體書籍，還是將資料數碼化，上傳網絡世界，縱使載體不同，但文字記錄仍然是保存人類文明的最重要工具。

「我覺得書籍很重要，文字記錄是文化傳承的藍本。」郭達麟跟着陳樂財師傅學整雀籠，疫情令這位「籠的傳人」驚覺，傳統手藝隨時一瞬即逝，怎能蹉跎，他正式拜師，並為雀籠工藝立言「存」世。先不講傳承，他說出書只是開一扇門，讓人認識，「我只是找方法延續這記憶。」

大公報記者 陳淑瑩(文、圖) 美術編輯、插畫：麥兆聰

「這文化在香港根深抵固，少了人養雀不代表你的記憶沒有了，我只是找方法延續這個記憶。」 郭達麟

「我發現我畫畫的速度是趕不上這城市變化的速度。」 曲淵澈

### 非遺記錄者

# 籠的傳人 立竹工藝立言存世



▲郭達麟的書名為《開雀籠》，工作室掛着的也是「開雀籠」，讓雀鳥自由飛，他希望大家用開放的心看傳統工藝。



▲曲淵澈每次到雀仔街，基本都留一個下午，慢慢觀察當中的人與事。

## 1 插圖師的城市記憶

曲淵澈是《開雀籠》的內頁插圖師，自小習畫，在內地中國美術學院就讀，2013年來港升學，之後便留港從事多媒體藝術創作。機緣巧合，在一個展覽中，郭達麟發現了曲淵澈的木顏色速寫作品，就這樣開始合作。

郭達麟形容位於太子的雀仔街，是一個文化生態，一環扣一環，賣飼料、賣鳥、賣籠，缺一不可。曲淵澈是外來的藝術家又會怎樣觀察這文化生態呢，「我去了許多次，每次基本都留一個下午。我不會叫他們擺姿勢，只是會拍下照片，觀察記錄他們的動態，選最有代表性的一瞬間來畫。」

## 2 網絡延續香港記憶

文化保存，是全球都在探討的話題，其實早在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在推動「世界記憶」全球計劃，喚起世界對歷史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及廣泛展示，以數碼形式保存，讓全世界分享這些集體回憶，獲世界多國多地積極參與。

「香港記憶」計劃是為響應「世界記憶」而成立。康文署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香港記憶」計劃自2006年起發展，為期五年，最初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現為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成立一個跨院校、跨學科的工作小組，聯同專注研究香港資料的本地學者，及歷史研究員，共同製訂內容及網上資料庫。當中「口述歷史檔案庫」的受訪者來自不同的年代、籍貫、族群、階層和行業，訪談內容涵蓋多個主題。

由2014年12月起，「香港記憶」網站交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持續管理及發展，並由香港中央圖書館連同康文署的博物館及電影資料館建立不同主題的特藏，繼續豐富「香港記憶」平台的多媒體數碼資源及內容。

康文署表示，未來會繼續與博物館及不同機構合作，製作新特藏。現正籌備於2024年初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合作推出「百年時尚：香港長衫故事」特藏，敘述從清末至今以長衫為主題的香港女性服飾的沿革與演變。



▲「香港記憶」讓市民免費瀏覽香港的歷史和文化資料。

## 1 出書延續這文化記憶

### 緣起：一個爛雀籠

在芬蘭讀傢俱設計的郭達麟，好像與雀籠沒有丁點關係，但某種隱藏着的文化DNA，卻牽引着他走進傳統工藝的殿堂，「返香港後，一直想找一種本地材料，說的是嶺南材料，一直尋覓……剛巧有藝廊找我，想找年輕設計師搭配一位老師傅，碰些火花。」就這樣郭達麟認識了香港唯一的竹雀籠工匠陳樂財師傅，「我當時拿着一個爛雀籠去找師傅修理。」

從這次試探開始，接下來數月，他常去看師傅修籠，「學功夫最好是，師傅打一套拳，我在旁看着。」看着爛雀籠「重生」，他嘆為觀止，「我在芬蘭都是造傢俱的，但我發覺我連「鑽窿」也不太懂。」雀籠工藝原來深不見底，想知有多深？他決定親身一試。

### 過程：一顆傳承心

2019年與陳師傅相遇，2020年正式拜師，郭達麟找了兩位朋友一齊學，邊學邊做筆記、畫圖，「雀籠每個部分都有名稱，這是單芯，這是單珠，這是棍頂……雀籠工藝已經是很成熟的工藝文化，很值得記錄。」讀番書、學設計，寫書於他是新領域，剛好ChatGPT面世，便試找科技幫忙，「完全是零，沒有相關資料，它以為我說竹蒸籠，還告訴我雞籠怎樣整……所以我更肯定需要文字記錄，畢竟書籍是文明傳承的藍本。」

中國養雀文化歷史悠久，莊子時代已有人用籠養鳥，雀籠這門工藝經歷過多少春秋，要編纂成書，哪些要記、哪些不錄也費工夫，「我經過實踐，那技術真的可行才收錄入書。」郭達麟是入室弟子，並非紙上談兵，做資料搜集，到不同博物館看館藏，而且近水樓台，「更重要是師傅口述歷史，他81歲了，經歷過雀仔街興衰。」



▲功夫符合人體工學，長77厘米，深39厘米，四邊均雙臂可達。



▲郭達麟學藝前是不養雀的，但為了了解「用家」的需要，便學養了。

▲雀籠師傅的削刀(左)是重要工具，旁邊是用作鑽孔的。



### 開端：一扇門開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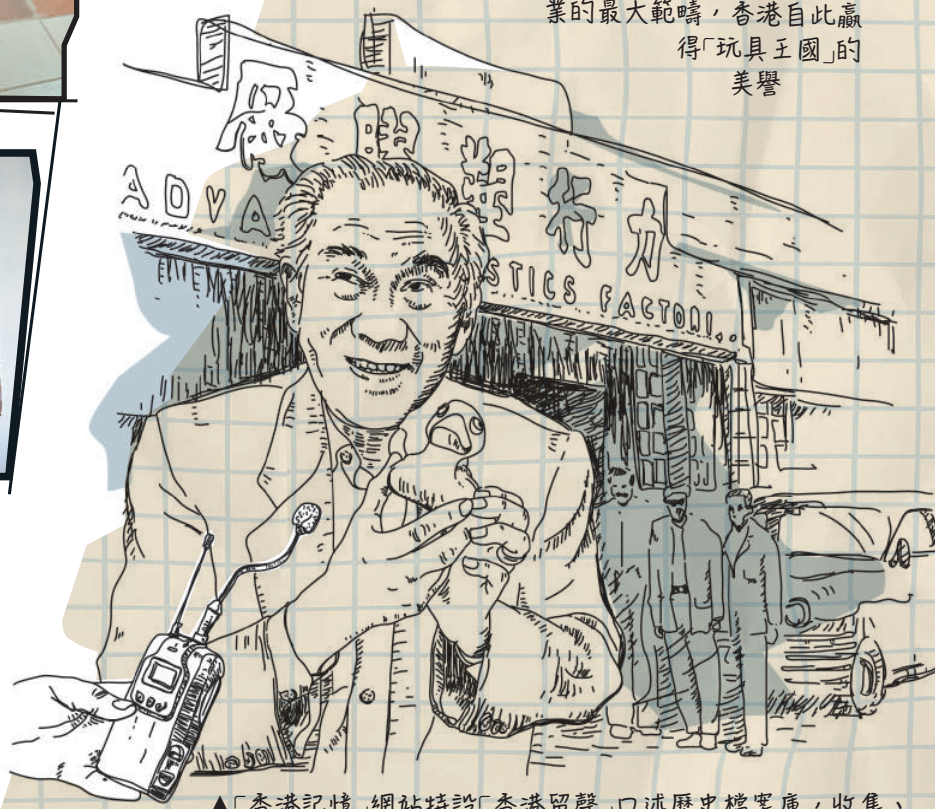
《開雀籠》記錄一門工藝，郭達麟說要避免曲高和寡，「好多資料未必編纂入書，但我都要知道，我才有那個底氣。」插圖、書本設計都考慮過讀者接受程度，內容編排要容易吸收、有香港的感覺，「至少，我希望為一個完全不認識這門工藝的人，開一扇門，他想養雀仔便去養，想知道更多可以來問師傅。」

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香港流行養雀，上茶樓提雀籠，漸漸成為一種文化符號，「這種文化生態其實在香港是根深抵固的，少了人養不代表你的記憶沒有了，我只是找方法延續這個記憶。」文化潮流，郭達麟認為總有上落，「最近我見到一個留着平頭裝、身上有些紋身、一身潮流服飾的年輕人，提着雀籠，這個形象我覺得好香港啊。」

郭達麟說他每星期一至兩次到師傅的店上課，感覺很安心，早已超出只是學藝的範疇。由設計傢俱給人們，到拜師學藝為籠中鳥打造一個家，再而發現，學造籠其實是學做人，手藝到底離不開人。



▲削刀攪核形片刃可用作切割，單面的一字斜刃亦有利削削。



▲「香港記憶」網站特設「香港留聲」口述歷史檔案庫，收集、保存香港人的經歷，從聲音記錄認識香港過去的生活面貌，例如五六十年代塑膠業蓬勃發展史。

## 建議

「我想我攜着一缸金魚上車，無人會投訴。為什麼雀仔不可以？港鐵附例是否可以改變？商場是否可以提供空間給雀鳥入內？」郭達麟形容，要保存這種生活習慣，才可以談保育，或許自然有人想學，「另外，有資助當然是好，其實香港都有不少可以申請，但如果只停留在推廣階段，是談不上學藝。」

## 為記錄者 留紀錄

這城市有許多人，正默默為保存文化而努力。他們用不同方式記錄了不同的「城市切片」，組合起來，就是這城市的文化全貌。

無論是生態記錄者，還是城市、非遺的記錄者，他們流露的是對這城市的熱愛，「因為喜歡，所以投入」。為記錄者留紀錄，希望讓更多人了解他們的工作，讓更多人了解並欣賞城市文化、傳統文化的價值。



▲郭達麟飼養的兩隻金絲雀會在房內自由飛翔，常做籠頂鳥，非籠中鳥。